



聊煮一壶雪 邵俊强

寒冬，恰似一幅用冷峻笔触勾勒、深邃意境渲染的水墨画。江河湖泊，皆被坚冰禁锢，往昔的灵动与喧嚣早已消失不见。冰面平滑如镜，倒映着天空的灰暗、岸边枯树的落寞，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严寒定格在了这一瞬间。岸边的垂柳，昔日那翠绿欲滴的华裳早已褪去，仅余下干枯的枝条在刺骨寒风中颤抖，似在哀怨地诉说着往昔的锦绣繁华与今朝的孤寂衰败。

值此冰天雪地之际，化雪烹茶，无疑是冬日里最为风雅、最具情致之事。觅一方安宁清幽之地，安置好小巧的火炉，用木勺轻轻舀取那纯净无瑕的雪，倾入壶中。火焰温柔地舔舐着壶底，雪在炽热中渐渐消融，发出轻微的“滋滋”声响，仿佛雪在低声细语，倾诉着它那神秘的前世今生。待水沸腾，投入精选的茶叶，刹那间，茶香袅袅升腾，与雪的清冷幽寒之气相互交织缠绕，氤氲出一种超凡脱俗、别具一格的馥郁芬芳。

轻抿一口茶，让那温热的茶汤在舌尖缓缓流淌、散开，悉心感受着雪的纯净无瑕与茶的醇厚悠长在味蕾间激情碰撞、交融。在这袅袅茶香与幽幽雪韵的环绕中，思绪仿若挣脱了尘世的羁绊，悠悠飘向远方。人生之路，又怎会不像这煮雪烹茶的奇妙历程？时而如寒冬般凛冽严酷，荆棘丛生，充满了无尽的艰辛与挫折；时而又如茶香般馥郁醇厚，余味悠长，流淌着满满的幸福与温馨。

焚琴煮鹤，化雪烹茶，向来被视作俗人大煞风景之举。琴，作为古之雅器，其音能通神明、抒幽情，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与寄托。鹤，于林泉之间闲逸踱步，身姿优雅，是为祥瑞之象，亦是自然灵韵的化身。而以焚琴之火，煮鹤之躯，仿若将世间最纯粹的美与雅，残忍地置于世俗的炉灶之中，任其在烟火的熏烤下，化为乌有。这般行径，无疑是对高雅意境的亵渎，是将灵魂深处的诗意与浪漫，赤裸裸地践踏在脚下。

然而，在这看似粗暴的“焚琴煮鹤”背后，若能换一种心境，却也能品出别样的滋味。恰似在那寒夜的炉火旁，虽无丝竹悦耳，却有挚友相伴，围炉夜话，以鹤肉入釜，煮出一锅温暖的慰藉。在这世俗的烟火里，卸去了伪装与矫情，忘却了功名利禄的纷扰，只留下最本真的人性情感。此时的“焚琴煮鹤”，不再是一种罪过，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直白诉求，是从高雅的云端，踏入凡尘俗世的勇敢一跃。

与“焚琴煮鹤”相对的“化雪烹茶”，则是将自然的

恩赐与人间的雅兴完美融合。当冬日的初雪纷纷扬扬洒落大地，那一片洁白无瑕的世界，宛如天赐的画卷。有心人轻轻扫取松枝上的积雪，置于红泥小火炉之上，煮出一壶沁人心脾的香茗。在这一过程中，雪的纯净与茶的清幽相互交融，仿佛将天地间的灵气与人间的韵味，都凝聚在这一盏茶汤之中。“化雪烹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的制作，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与礼赞，是在喧嚣尘世中寻得的一方宁静净土。

在茶意氤氲的静谧氛围中，展开古朴的书卷，开启一场与先贤智者的心灵对话。手指轻轻抚过泛黄的书页，那一个个蕴含着无穷智慧的文字，似灵动的音符，在眼前跳跃、组合。读至妙处，或颌首微笑，或蹙眉沉思，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并肩同行，共赏那历史长河中的风云变幻、兴衰荣辱。从诗词的优美韵律中感受古人的才情与风骨，从史传的详实记载里汲取为人处世的经验与智慧。每一页书，都是一座宝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领悟，在这字里行间，找寻心灵的慰藉与滋养。

兴之所至，铺纸研墨，挥毫临帖。毛笔在手中，似有千钧之力，又似灵动的游龙。看那墨汁在笔尖凝聚，落下，于宣纸之上晕染开来，一笔一划间，体悟书法的神韵与风骨。或是临摹颜真卿的楷书，字体端庄雄伟，气势磅礴，感受其忠义正直之气概；或是研习王羲之的行书，笔势飘逸流畅，如行云流水，领略其洒脱不羁之风度。临帖不仅是技艺的修炼，更是心境的磨砺，在笔墨的浓淡干湿中，沉淀浮躁的心绪，涵养宁静致远之胸怀。

又或，在这寒冬的雅韵中，思索诗词楹联之妙趣。从“焚琴煮鹤”到“化雪烹茶”，看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实则是人生百态的缩影。我们在高雅与世俗之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平衡。有时，我们会在忙碌的生活中迷失方向，如同在“焚琴煮鹤”的迷茫中，忘却了初心与诗意；而有时，我们又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恰似“化雪烹茶”的宁静与美好。

长衫裹挟的人生

胡文燕

新编大型黄梅戏《孔乙己》是继《祝福》之后，再芬黄梅推出的第二部鲁迅作品。近日，在安徽大剧院，首次登场，如期相约。

咸亨酒店拉开全剧的序幕，一袭长衫的舞台背景贯穿始终。迂腐不堪的孔乙己、趋炎附势的卢掌柜、达官权贵中的丁举人、巧言令色的裁缝铺店主彩凤，入木三分的人物表演，还原了鲁迅先生白话文小说《孔乙己》的精彩片段。黄梅戏淳朴清新的唱腔，真实活泼的表演，宛如百鸟啼鸣般的嗓音，倏忽间，抚慰了一天的疲惫。剧中多位具有“双面人”性格的人物，在胸腔中久久无法消散……

双面人孔乙己。清朝末年，浙江鲁镇书生孔乙己，在考取童生后，却止步于秀才，年年赴考，岁岁落榜，深陷科举沼泽。不择他业、不谋生计、嗜酒如命的他靠赊账度日。而这样一位穷困潦倒的底层知识分子，却为了教酒店小伙计识文断字，愿意分享自己来之不易的茴香豆。他饥肠辘辘，吃着残羹剩饭，却对上门要求题字的彩凤分文未取。这是他淳朴善良的一面。但是，这样一位自命清高的书生，却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干起了偷盗行窃之事。“欠账非欠钱！”“窃书不算偷书……”在被卢掌柜举报偷书之际，遭遇丁举人棍棒毒打，却不愿脱下他穿了十几年的长衫，这又是他迂腐不堪的一面。一件长衫形如枷锁，使他脱不下又挥不去，被封建思想所毒害所麻木的无可救药之人，最终必然难逃被社会抛弃吞没的悲惨命运……

双面人卢掌柜。封建没落时期小商人的精明狡诈，权衡利益前后的双面人格，被演绎得淋漓尽致。面对店中唯一一位站着喝酒的长衫穷书生，极尽所能的挖苦讥笑，奚落嘲讽。而转身面对达官显贵，却是满脸堆笑，拱手作揖，点头哈腰。在孔乙己将顺手牵羊的书本抵押到咸亨酒店，却转身遭到卢掌柜的举报。显然，这是一个商人权衡利弊后的利己主义的决策。举报孔乙己，踩着底层人的身躯，攀附上层社会的鞋底，换取酒店的生意亨通，财源广进。卢掌柜身上的麻木不仁，迫使一群孔乙己们生活得更加潦倒不堪……

双面人彩凤。咸亨酒店里对孔乙己极力挖苦，言语中轻蔑不屑。她在劝说孔乙己另谋出路、糊口度日的同时，也是对一无是处文人的一种轻视。而在为裁缝铺寻求一副题字，表现出来的极度热情，一反常态的阿谀奉承，虚与委蛇的称赞，刻画了小人物特定需求下的曲意迎合。她坚持不让孔乙己署名，赤裸裸地暴露出内心深处对穷酸书生社会地位的藐视和唾弃。要字不要署名，是对文化的尊崇追求，也是对底层知识分子的极度否定。

孔乙己最终在遭遇身体的毒打、心灵的虐杀中孤独地离去，他或许到死都没有明白，这件父辈传承给他十几年的长衫，最终成为他一辈子没能走出去的囚笼……

全剧通过“咸亨酒店受辱”“丁举人家偷书”“月下破庙自醉”“人与长衫被打”以及序幕和尾声六个章节，漫画式地铺陈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扼杀和清朝社会对底层人的凉薄。以孔乙己为坐标，孔乙己的命运沉沦为线索，孔乙己的长衫为符号，具象地表达了人与社会在对立境况下如何选择，抽象地讲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同一事件中的人心麻木、人格泯灭和人性劣根。

投稿那点事儿 袁牧

几乎每位写作者，都会遇到投稿石沉大海的窘境，面对四处碰壁的难堪局面，有的丧失信心，偃旗息鼓，从此与投稿相忘于江湖。我算比较幸运的，第一次投稿就因适销对路，被编辑选用了。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尚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初中任教。期间认识了一位本地乡邮员，他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风雨无阻、不畏艰辛将信件报刊投送到学校收发室，大家都尊称他为“活钟表”。我被他执着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深深地感动着，总想把他的事迹变成铅字，让更多的人向他学习。

为了实现诺言，我利用一个星期天，来到乡邮员家深入采访。有了第一手鲜活的素材，当晚我就一鼓作气写好了文稿，并工工整整誊写在稿纸上，第二天一早就邮递出去。没过多久，这篇题为《鸿雁传书暖万家》的人物通讯，赫然刊登在《安徽日报》上。时隔数十年，我专程去看望这位乡邮员，得知他仍痴情不改自己的选择时，我再一次被感动，写下并发表了散文《三十年风雨乡邮路》。

我的另一篇较有影响的文章是写一位纺织女工的。为了搜集素材，我深入到县纺织厂细纱、织布等车间实地感受纺织女工的工作状况，倾听同事对她的客观评价。有了比较丰满的直观印象，我就集中笔墨描写细节，提炼特点，力求形神兼备。在写作过程中，纺织女工身上所展现的人格魅力、劳模品质和工匠精神，同样深深地感动了我。文章写好后，我以《平凡里的不平凡》为题投给了《党员生活》杂志，很快就全文见刊，而且纺织女工成了当期的封面人物。

投稿不仅要应人、应事，还要注意应时、应景，这样

方能应运而生。2004年时，中组部提出要探索加强流动党员管理的新路子，捕捉到这一信息，我灵机一动，如果把地方上先行先试的新鲜经验和创举及时总结出来，不仅是中组部非常需要宣传的，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机遇稍纵即逝，我迅即写好《离乡离土不离党》一文，投给《人民日报》。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不仅登上《人民日报》这座高山，而且《农民日报》《安徽日报》等大报均在头版予以转载。

有人说：上报纸难，上头版更难，上头版头条难上加难。就拿我写的《无为党建与非公经济发展“无缝对接”》《一江春水绕无为》等文章能上头版头条来说，都是离不开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重大事件、重大成就，有了这些血肉和骨架做坚强的支撑，文章才有了挺拔的身躯、强悍的体魄。文章本天成，我只是顺势而为，用笔忠实记录下这一波澜壮阔的宏伟历程。

投稿就像范进中举，经常遭遇“屡投不中”或“泥牛入海”。冷静下来，细找原因，根子还是文章质量不过关。这让我想起一个经典的故事，有人向画家门采尔诉苦：自己画一幅画只要一天，可是要卖掉它却要等上一年。门采尔认真地回答：“如果你花一年时间来画一幅画，那么卖出去只需一天。”投稿没有捷径可走，与其浪费时间投机取巧，不如十年磨一剑，一朝露锋芒。投稿又好似待字闺中，多一点平常心，少一点功利心，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如果足够美丽可人，又何愁嫁不出去呢？